

齐泽克的本体论

作者：实在界的原质

齐泽克本体论笔记[1]

齐泽克的政治哲学思想一致备受学界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原文本和一些二手资料，概括齐泽克的本体论和哲学研究。

通过 Adrian Johnston 的 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叙述，齐泽克的本体论来源主要由康德，谢林，黑格尔构成。本文也依照这个思路来论述齐泽克的本体论思想。

一、康德——本体和现象的差异

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康德的基本立场，最基础的是本体界和现象界的彻底划分，经验的只能是现象的，而本体界是一个不可知的领域，甚至是脱时间和脱空间的。范畴不能运用到本体界，而只能运用到现象界。所以一切认识论的结论应该归于现象界而不是本体界。从康德的思路来看，认识论问题比起本体论问题更加重要。在此，齐泽克宣称：“那些看起来像是认识论限制的我们把握现实的能力（事实是我们永远只能从我们有限的，时间的角度来把握现实。）是现实的本体状态的积极状况。”[2]

在这，齐泽克的看法则是把康德认识论本体论化。在康德那，本体界是预设为认识论的前提，在齐泽克这里，本体界恰恰是现象界的建构。“正如齐泽克所说，康德对于本体和现象的区分恰恰是内在与现象自身的。”[3]这就是齐泽克所说的从预设（presuppose）到设定（posit）的转变。这也是将主体的视差转移到本体论层面的一个手段。现象界和本体界的绝对裂缝，恰恰是现象界自身的不一致。恰恰是黑格尔把康德的认识论本体论化。康德的本体（自在之物）和现象（认识主体）的彻底差别，让本体和现象有了不可取消的裂缝。后康德的哲学家，谢林费希特则在康德后处理这个裂缝的问题，集中在主体和本体的讨论上。如费希特认为，为了保证先验 X 的产生，首先主体必须存在。所以物自体 and 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费希特得出结论认为，物自体是思想的产物，而不是康德所说的与主观认识完全不相干的东西”[4]对于黑格尔来说，本体界绝不是超感觉的，而是恰恰是通过现象建构的。（当然也对于齐泽克来说）黑格尔认为“物自体表达的是，当我们脱离了意识所制造的视点，所有的感性层面，(emotional aspects)，所有特异性的想法之后剩余的那个客体。这样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还剩下什么，彻底的抽象，完全的空无，只能被表达为另一个世界（other-world）---所有图像，感觉，和确定思维的否定性。”[5]所以当我们把主体性从本体界去开之后，只会发现纯粹的否定性和空无。所以本体界并不是一个先验的独立的领域，而是内在于现象界的一个裂缝。这个裂缝只有通过主体才能建构。当这个主体消失，本体界也就随之崩塌。“主体在表象之后发现的并不是实在界的硬核，而是自己超越直接现象表象的姿态。”[6]在这个从预设（本体界作为彻底独立的领域，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转移到了主体有限性的必然视差。

这是从预设的本体转移到设定的本体的转变。在《视差之见》中，齐泽克写到：“因此，视差实在界与标准（拉康式）的实在界截然相反。标准的（拉康式）的实在界“总是回到它的位置”，也就是说，在所有可能的（符号）宇宙中都保持不变。与之相反，视差实在界可以用来解释，何以同一个潜在的实在界却有多种多样的表象。它并非一成不变的硬核（hard core），而是引发分歧的根本缘由，正是这缘由把由同一性粉碎成五花八门的表象。就前者而论，实在界是不可能的硬核，我们无法直接面对它，只有透过众多符号性虚构，虚拟性构型这些镜子才能面对它。就后者而论，这个硬核纯粹是虚拟

出来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未知因素。他只借助于众多的符号构型，回溯性的重建。”[7]这里的两种实在界就是本体层面的从预设到设定的转变。（我想这点会在黑格尔的章节中着重谈到）现象的自身不一致，也就是裂缝，恰恰是本体出现的场所。所以，事物的本质也不过是现象与表象的裂缝。“表象与现象的分裂意味着现实自身（“在那里”直接呈现给我们之物）显现为内在本质的表现，意味着我们不再注重现实的“票面价值”，意味着我们怀疑在现实之内存在“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的東西”，也就是说，本质寄生于现实之内的某处，本质是现实的隐秘内核。”[8]而现象的不一致，也就是“并非全部”则成了主体性产生的场所。主体内嵌于实体之内，这就导致了认识论层面所需要的保持的“认识距离”，内嵌于了本体层面。这一认识论的距离则变成了本体得以存在的必需。不存在任何可以接触到事物的直接途径，如果主体直接接触本体，那么一切都会陷入虚无。“实在界因此同时是不可能直接接触到的，也是那些抵抗我们直接接触的那个东西，如果脱离了我们的扭曲的中介，那我们就会失去事物。”[9]值得注意的是，抵抗主体认识本体（实在界）的恰恰是实在界而不是符号界（认识主体），因为只有主体内在于现象的同时，才能认识事物。也就是说，认识论所需要的的距离或者鸿沟恰恰是事物本身所必须的。

康德哲学的矛盾在于，主体必须基于自身的不可能性（先验统觉）才能建构，以及现象的（暂时的）一致性必须通过先验想象力的暴力的不一致性才能建构。在这里的两个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在康德哲学中，现象界和本体界的链接是如何可能的。在康德那，首先的问题就是先验统觉。齐泽克认为在康德哲学中，先验统觉是唯一自发性的自由。“先验统觉这一新维度：终极的视差，介乎现象与本体间的第三空间，就是主体的自由/自发性。”[10]在现象界中，现象受制于因果联系，于是自由消失了，但本体界又是被禁止的，于是自由就变成了既不在本体界又不在现象界的幽灵。而这个先验统觉的自由在于，在现象界视角转向不可言说的本体界之后产生的自主性的自由。如果取消了本体界，这个自由变回完全退成因果联系中的不自由。“因此，先验的自由或自发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现象界的：他只有在本体领域是主体不能通达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既非本体界也非现象界而是把二者区分开来又在某种意义上比他优先的居间者就“是”主体，主体不能被还原成实体这一事实恰恰意味着先验的自由，尽管他不是现象界的——就是说，尽管它不能被还原成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的本体界的原因的一种后果（我“感到自由”只是因为我无视决定我的“自由”行动的因果关系），它也不是本体界的，而是将会在主体直接通达本体界秩序中消失不见的。”[11]而在从本体界到现象界的跨越中，先验想象力在齐泽克的论述中也是十足重要。先验想象力的矛盾在于，他是将杂多带向分析的能力，也就是将不一致的未规定的感性直观转化为一致性的先验缝隙。齐泽克在这发现了先验想象力的暴力，想象力的暴力在于“分解活动”以及“综合活动”的彻底悖论。想象力不只是将不一致的感性直观综合为知性的认识，而是在前综合的领域下，进行了暴力的分解。“这种“世界之夜”因此是最基本和最狂暴的先验想象力——想象力的暴力，消融任何客观的联系，植根于事物本身的每一种联系的想象力的“空洞的自由”的无限制的霸权：“自在在这里是任意的自由——把想象连根拔起又没有任何约束地把他们重新联系在一起。””[12]齐泽克将先验想象力认为是一种前综合的暴力，而这种前综合的暴力又反过来是综合的条件。而在这里齐泽克的看法恰恰是黑格尔式的，这个前综合的领域恰恰是主体作用的裂缝，而不是主体退出的那个空无。因为恰恰是想象力的建构才使得前综合领域的暴力成为可能。“一句话，还没有被想象力影响、改变的纯粹杂多的神秘不可达到的零层次不是别的，正是纯粹想象力自身，正是最极端的，作为破坏前符号的天然“实在”的惯性的连续性的活动的想象力。”[13]这种想象力与前综合暴力的转移又一次强调了齐泽克的认识论的本体论化。而正是这种认识论的本体论化，才使得齐泽克对于本体和现象的裂缝的分析进一步深入。

先验统觉开放的第三领域，在齐泽克的论述中，是前本体论的。“然而，康德/拉康式的畸形涉及另一个维度：一个尚未世俗化的，本体论的维度，存在的共同命运的历史形态的去蔽，但他却是，“世界之夜”的一个前本体化的宇宙，其中一部分对象徘徊在一种先于任何综合的状态……”[14]这个领域就是齐泽克所认为的前本体的层面，齐泽克在这里的分析，恰恰是将综合（符号秩序）纳入了本体的层面上，存在着既不属于符号秩序，又不单纯物质层面的领域，这就是主体的纯粹否定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前本体的层面不是脱离主体的层面，而是主体的彻底否定性的层面。也就是这个领域不是无主体的存在，而是恰恰是主体诞生的否定性。所以正是这个彻底的否定性，维持了主体的存在（主体的诞生）。这个先验统觉，本体和现象的沟通，维持了主体的一致性。第三领域，恰恰是构成一切一致性的不一致性。这就是现象的

并非全部。因为现象的领域的可能，必须通过主体的视角，而主体的诞生恰恰要通过彻底的否定性。在这齐泽克把认识论的障碍，转化成了本体论的基础。

二、谢林——基底与开始

谢林的基底问题在齐泽克的思想中十分重要。基底问题说到底也应该理解为前本体论的问题。谢林想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康德没有解决的“事物是如何被表象的”。基底的提出就是解决前本体论层面主体的出现。“基底，与其说是那个在经验的认识论背后的那个物质硬核，还不如说，事实上是前本体论的。”^[15]而齐泽克所强调谢林的，正是基底（Grund）的有底（Grund）和无底（Urgrund）的统一。有底则是开始的开始，而无底则是纯粹过去。前者基底作为驱力的螺旋运动（如果这样翻译正确的话，原文为 *rotary motion of the drives*）^[16]而后者则是彻底的前本体的虚无。

在谢林哲学中，现实（Real）是先于理念（Ideal）的。这里出现了现实的不一致产生的认识论的回溯。而在康德哲学中，矛盾与裂缝只存在于现象界也就是认识论层面，而本体论层面由于不可知，似乎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康德把矛盾与裂缝留在了现象界，假定了“自然”的和谐。但是谢林指出，这种假定是不可能的。这种自我分裂的矛盾导致了第一个存在。谢林认为如果不存在矛盾，那么没有什么东西会真的“存在”，一切都会陷入倦怠。物质自身的裂缝成了存在的必需。也就是基底。这种物质自身的不一致/矛盾，致使一切开始。

谢林认为，在一切开始之前，还需要有个开始的开始。这是因为时间问题。时间分为现在，过去，未来，如果过去曾经是现在（过去的当前），那么他就不是原初的那个矛盾。它已属于时间的范畴，而谢林的原初矛盾恰恰是先时间的。必须存在一个不能被现在解释的过去。（脱时间的）所以谢林认为，存在一个永恒过去。（或者翻译成纯粹过去，原文为 *eternal past*）这个永恒过去则是一切时间的开始，是开始的开始。这个永恒过去则是促进时间开始的动力，或者说螺旋式运动。

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这个矛盾，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而对自身的矛盾产生了真正的开始，而不是开始的开始。谢林承认，一切的开始就是矛盾，就是不一致。这也就是说一切基底自身是不一致的。正是由于不一致才产生了基础。只有基底的自身不一致才产生了开始。而这个不一致是必然又是偶然的。因为如果不存在矛盾，那么就不能产生从无到有的转变，但是这个不一致又是脱逻辑和时间的一次偶然性的事件。“因此，一切都围绕着原始行为，通过它，“无”变成了“某种东西”，而谢林的整个哲学革命都包含在如下的论断中：先于每一必然性并奠基了每一必然性的这一行为自身根本上是偶然的——因此，它不能被演绎，被推论，而只能回溯性地预设。”^[17]

谢林提出了回溯。而回溯又涉及到了齐泽克对于谢林的另一个关注，那就是自由。“谢林走的更远：人类自由的真正程度是，遇到自由就会引起恐惧或恐怖。”^[18]而齐泽克的关注点则是把这个恐怖的恐惧的现实转化为非物质的存在，而这个非物质的存在则是无底。也就是物质的那个不能解释的点。通过这个，齐泽克偏爱量子力学就不难解释了。齐泽克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巴迪欧的本体论倾向。巴迪欧从数学出发，以数学作为本体论基础。纯数学的逻辑与现象本体论逻辑的不一致，也就是非物质和物质的不一致导致了现实的矛盾。齐泽克在此的立场是和巴迪欧一致的，即非物质是物质的基底，或者说非物质是物质的并非全部。而这个非物质的层面也可以理解为是无底，无底才是那个促进基底作为基底的不一致。而物质的本体层面，则必须以非物质作为物质的原始行动。“在齐泽克看来，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范式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公理性的论点：物质本身（无论是作为身体、自然、世界等）在内部是不稳定的，充满了对立、裂缝、缺口和紧张。”^[19]这个观点也就是谢林坚持的，自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上帝有不完美的地方。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缺口造成了认识论的不断抵抗，而非真正的物质。齐泽克在这改写了谢林的哲学，齐泽克认为，真正的唯物主义，必须承认物质的现实本身是“并非全部的”（就像谢林说，一切的开始必须有一个断裂和不一致），而物质必须有一个彻底的裂口，而

这个裂口则产生了主体。并且，那个真正的非物质恰恰是内在与物质本身的，就像非时间的永恒过去也是内在与时间，但是他又不在时间内的悖论式的逻辑。自由就是非物质层面对于物质的抵抗，也就是物质内在的缺失。谢林强调的的灵魂，身体，精神的关系则说明了这一点。并不存在完全物质的物质，也不存在完全非物质的非物质。就如拉康所承认的那样，能指并不只是一个非物质，他必须要拥有物质载体。“谢林的“整个人”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个结构，它的三个环（即身体、精神和灵魂）以特定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因此如果一个环被打破或丢失，那么整个结就会被解开并停止存在（换句话说，只有这三种相互依赖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20]（这和拉康的三界呼应）。

在谢林看来，自主和自由一定是在秩序下的脱离秩序的无底的一种重现，即对于物质的抵抗。而自由永远是通过回溯建立的，而不是当下的。他永远存在一个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裂缝。“真正的自由行动……从来就不是当下的，主体永远都不会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一种全新的符号秩序的奠基——只有事后他们才会注意到他们所已经做的真实维度。”[21]而在这，齐泽克的哲学任务就是揭示，人类自由如何成可能。齐泽克对于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态度则表明他的本体论的倾向。如今基因学，优生学，人种学，人口学的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于物质决定论的恐慌。人类就似乎是被基因决定。这是种很庸俗的唯物主义，一切即物质，而一切发展即被物质所决定。而齐泽克的先验唯物主义则是想要调和这两种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庸俗唯心主义的观点总是强调，意志的至高无上性不能被物质所侵害。而齐泽克的态度则是，意识缺失来源于物质，但是物质并不决定意识。就像谢林的基底，基底导致了一切的开始，但是基底并不决定。因为基底本身就是自我不一致的产物。人类自由就在于物质被非物质导致的那个彻底的矛盾中。也就是说现实和符号秩序同时受阻的那个矛盾时刻。如果人类确实是被决定的，那么他也是被决定注定的自由的。在齐泽克那里，符号秩序的重要性远比真正的预设的现实重要（这也是他的拉康主义的体现），也就是说模因战胜了基因。也就是从不存在彻底的决定论和还原论，一切本体和认识都存在裂缝。人类的自由，也就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在这之间。

三、黑格尔——自在与自为

在齐泽克的黑格尔中，首先要被解决的还是预设和设定的问题。齐泽克最出名的论断无非是“实在界是符号界的残余。”而实在界和符号界的关系问题也一直在齐泽克的文本中反复论述。“实在界从形式化的僵局中显现出来——实在界不是一个抗拒符号化的硬核，而是在符号化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22]按照拉康的理论，实在界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符号秩序才能表现，直接的认识或者直接的通往实在界永远是不可能的。悖论在于，如果只是把物自体（或者说实在界）放入一个不可知的预设状态，那么就会回到康德哲学的老路上去，即脱离了本体基础的认识论。但是如果把物自体放到符号层面，那么物自体就会变成符号界的产物，变为庸俗的唯心主义。齐泽克则巧妙地调和了这两种矛盾。“齐泽克认为康德的物自体的悖论在于，他一方面同时是对于接受能力的过剩（我们被动感觉感知的不可知外在来源）以及在我们感知中没有任何支撑的完全可理解的无内容的结构X。”[23]齐泽克认为，预设的实在界也是设定的实在界的一个回溯。如果不存在符号秩序，那么预设的实在界就是真正的不可能。只有设定了符号秩序，才使得实在界通过中介能被可理解的结构性的认识。而这就是在康德篇章提过的认识论的本体论化。现实必须预设一个中介，即符号秩序，但是现实本身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符号界本身的不一致。也就是说本体同时设定了一个进入认识论的途径，而这个中介是内在与本体本身的。齐泽克在这个问题上，强调的就是符号界的重要性，或者说叫做本体论视差。这个本体论视差，是本体论得以存在的真正原因。于是实体即主体的问题就在于，把认识论内在于本体论，本体论内在于认识论中。于是外在反映，或者说主体的凝视则内在于事物本身（也就是先验的本体论视差）。“这种转变的一个含义是，作为外在反映（即主体对实体的凝视）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与被反思物的真实存在相分离的认识论领域。这种反映并不是外在的，而是被铭刻在存在的实体之中，它反映为一种内在的屈折，一种物质对自身的内在折叠。而主体对实体的凝视则是实体自身的并非全部对自己的凝视。”[24]齐泽克认为，这种认识论的转移，首先造成的是本体论的不一致，本体自身存在着与自己不一致的认识论层面的东西，而这个不一致，则造成了本体受阻。““主体”代表现象化、表象、“幻觉”、裂口、有限性、理解等非实体性的能动性，而把实体即主体，恰恰意味着分裂、现象化等等，都是绝对自身所固有的。”[25]而这个开启了主体化的本体的不一致造成的否定性，用符号来表示即\$。这个\$则是彻底的否定量。

齐泽克认为，这种否定量，或者称为 **subject-as-\$**，有两个方面的内容。^[26]一个是 **\$-as-empty**，而另一个则是 **\$-as-out-of-joint**。**\$-as-empty** 则是主体作为不可以被还原成任何具体内容的，尝试去填补这个缺口的虚空的否定性。**\$-as-out-of-joint** 则是作为一个不能融入任何环境的脱序点。^[27]这两个不同的 **\$** 是与实体的主体化有关的。**\$-as-empty** 是作为前主体的那个无脸的自由深渊，而主体化过程则是对于这一否定性的驯服。但，**\$-out-of-joint** 是首位的。**\$-out-of-joint** 是在符号秩序下，无法融入符号秩序的那个硬核。而这个脱序点，才回溯性的构建了作为空无的 **\$-as-empty**。也就是说，从作为自为的 **\$-out-of-joint** 回到了自在的 **\$-as-empty**。这个自在自为的关系，在齐泽克的《敏感的主体》有个很特别容易理解的例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的逻辑极为重要。当恋人中的一方甩掉另一方时，对被抛弃的一方来讲，如果知道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而导致他们分手，这总是一种创伤性的伤害，然而，要是被抛弃的一方知道根本不是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即不是因为外在的原因，这难道不是更糟吗？这种情况下，这个不为人知的“第三者”只是个托辞，作为抛弃的一个借口，让双方关系中本来就有的不满白的具体化？“自在”，即双方的关系，已经在对方遇见第三者之前就结束了，但是这一事实只有透过认识第三者才会变成“自为”，即认识到双方关系已经结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者是一个“否定量”，他使双方的不满具体化了——然而，正是这样，她或他才是必需的，如果这一不满变成“自为”或使自身成为现实的话。因此，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包括了重复的逻辑：当一事物变成“自为”，实际上它并没有发生变化；他只是重申（重新表明）他在自在状态已有的东西。”^[28]自在到自为，事实上总是自在的现实化，但是自为本身才是对于自在的重申，自为是自在存在的前提。“这使主体作为中介者（或调停者，原味为 **mediator**）的位置变得更加复杂了：**\$**并不简单的作为在实体和主体化之间的线性中间时段而出现，相反，**\$-as-in-itself** 已经在实体之内（作为实体自我毁灭的完全的否定性），**\$-as-for-itself**（最初表现为与现实其他部分不相符的主体化的例外元素，）直到实体彻底进入主体化之前，并不会出现。”^[29]在这，否定量（**\$**）的自在与自为与 **empty** 和 **out-of-joint** 的关系似乎就明朗了。**\$-empty** 对应的是实体的自为，而 **\$-out-of-joint** 对应的则是实体的自为。并且也与上述的对于接受能力的过剩和在我们感知中没有任何支撑的完全可理解的无内容的结构 X 的两个论述统一起来。前者对应 **\$-as-empty** 而后者对应 **\$-as-out-of-joint**。但又不完全相等，**\$-for-itself** 是 **\$-out-of-joint** 的结果，并且 **\$-for-itself** 是否定的自我表现。自在的出现仅仅只有作为自为的那个失序点的出现，自在才能进入认识论中的存在。所以作为第一个出现的否定性是自为，而自在的否定性总是回溯性的进行的。

否定量的关系，在 Adrian Johnston 的 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是这样描述的：**\$-as-in-itself** → subjectification and the correlative surfacing of **\$-as-out-of joint** → **\$-as-for-itself-emptiness**。^[30]而在此，齐泽克又一次把认识论的障碍，转化成了本体论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外在化，通过否定的姿态，才能进行本体的论证，如果不存在这个外在化的过程（自在到自为），那么 **empty** 只会成为空无，而不会变为 X。而从 **\$-as-empty** 转化为 **\$-as-out-of-joint** 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就是符号秩序的失败。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空无并不仅仅单纯的是先本体的领域，而是在他之内，已经预设了需要主体化的可能，只有主体化，才能使 **\$-as-empty** 出现。齐泽克认为空位（**\$-as-for-itself-emptiness** 的虚无）只能在大量的毁灭，暴力的战争之后才能进入存在。因为那些为了竞争统一的霸权的具体性的地位的主导因素已经占据了这些自主的发音（如果这么翻译正确的话，原文为 **articulator**）元素（作为一系列抵抗主体化）的固执的元素的 **\$-as-out-of-joint**）。^[31]

拉康的 **S/S1** → **S'/S2** 的关系也解释了齐泽克在这的否定量的问题。**a** 是 **S1** → **S2** 的产物，而 **a** 恰恰代表着 **S/S1** → **S'/S2** 的那个不可取消的裂缝。（言说主体和陈述主体不可取消的鸿沟），而 **\$** 代表了 **a** 这个意指链传达的不一致。Adrian Johnston 认为，把这翻译成齐泽克的语言便是， $\Delta/a = \$-as-in-itself$ （遍及自然实体的原始时间性否定性）， $\$ = \$-as-for-itself$ （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化的主体作为一个非人类的不符合的间歇式的事件）。也就是齐泽克说的实体自身通过 **S/S1** → **S'/S2** 的符号过程而达成的自在。事实上 **a** 的不一致一直存在，但是以“这是我所想要的”和“这不是我所想要的”之间存在着裂缝。并不是 **a** 曾经作为我所想要的东西，而是从 **a** 开始出现时，就是为了填补这个裂缝（自在）之后 **\$** 的自为的表现才回溯的发现了先前的不一致。而这也就是达成了三个否定性的途径，首先是实体自身的不一致（ Δ/a ），从实体到主体的失败（**\$**），以及主体的不一致（**S/S1** → **S'/S2**）。实体即主体的论断，并不是取消了实体和主体的差别，而是彻底承认这两个区别，并且在这之上加入本体性视差。而这这否定性开启了人类的自由领域。齐泽克将经典

的“自由就是不可能。”（像康德那样，将自由纳入本体论层面，但是真正的自由却在本体和现象之间），转化为“不可能才是自由”。不可能的地方就是从自在到自为，实体和主体之中的不一致与失败，打开了人类自由的真正领域。

四、结语

齐泽克的本体论思想继承自德国唯心论，而由于齐泽克特殊的理论因素，使学界更关注他的精神分析观点以及政治哲学的看法。希望此文能给对于齐泽克本体论有兴趣的读者一点启发。

[1] 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受 Adrian Johnston 的 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影响，大多数观点参考此书。

[2] Zizek ,1999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Verso. pp158

[3]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61

[4]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134

[5] Hegel, Logic: Part One of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Translated by William Wall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 72 [§44]

[6]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138

[7] 《视差之见》2014，浙江大学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第 43 页

[8] 《视差之见》2014，浙江大学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第 181 页

[9] Zizek, 2003, The Puppet and the Dwarf, Cambridge, MA, London: MIT.pp 77

[10] 《视差之见》2014，浙江大学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第 35 页 原译文稍有改动

[11] 《敏感的主体》2006，江苏人民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译，第 24 页

[12] 《敏感的主体》2006，江苏人民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译，第 29 页

- [13] 《敏感的主体》2006，江苏人民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译，第 33 页
- [14] 《敏感的主体》2006，江苏人民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译，第 52 页
- [15]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76
- [16] 笔者谢林哲学基础不佳，如果有误欢迎指出
- [17] 《自由的深渊》，2013.上海译文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王俊译，第 56 页
- [18]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103
- [19]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107
- [20]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86-87
- [21] Zizek ,2000,The Art of the Ridiculous Sublime: On David Lynch's Lost Highwa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pp222
- [22] Zizek ,1996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An Essay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Verso.pp 110
- [23]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159
- [24]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166
- [25] Zizek ,1999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Verso. pp88-89
- [26] 在这用的术语，来源于 Adrian Johnston 的 *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就不再另外翻译。

[27] 参考自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182

[28] 《敏感的主体》2006，江苏人民出版社，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应奇 陈丽微 孟军 李勇译，第 83 页

[29]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190

[30]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222

[31] Adrian Johnston, 2008,Zizek's ontology 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pp232